

# 我爲兩陳先生辨謗之經過

李樸生

## 黑市記者一句話

昨閱中外雜誌三卷五期（五十七年五月號）

載梁子衡先生大著黑市記者三十年，文辭輕鬆有趣，態度却十分嚴正，真是我們辦報紙，寫文章的最佳指導。因爲中外雜誌是有權威的雜誌，子衡先生的文名又有號召力，其文中提及我在卅六年（是卅七年，子衡先生說早了一年）在廣州的報紙「曾撰文爲陳果夫、陳立夫兩先生仗義執言」。引起幾位讀者注意。蓋果夫、立夫兩先生是黨國的大人物，門生故吏極多，我是黨國的小人物，怎用得着我「仗義執言」？因此有問我那是甚麼一回事？意思是問我有沒有招搖？子衡先生名記者也，是否特爲老友標榜？我聽了非常惶恐！

## 辨謗文章被退稿

三十六年到三十八年的廣東，由於共匪軍事的猖獗，國際情況的惡劣，白皮書的影響，其宣傳力量更大，統戰工作更易發展。許多平日自命

爲忠黨愛國的達官貴人，及抱負不凡的青年人士，都覺得「識時勢者爲俊傑」有要表現「前進更前進」的姿勢，有要「將功贖罪」，有要「混水摸魚」，有要乘機「公報私仇」，種種色色，正像「上海太太打麻雀」，「無奇不有」兩陳先生的名字，在此時期成爲保守、頑固、落後、腐敗、害黨、殃民、禍國的代名詞。狂流之下，鋒不可當。

我是讀歷史的，也看過易卜生國民的公敵，覺得歷代混亂之際，常有幾位不顧利害的傻瓜出來做傻事。所謂「未雨之烏，威於飄搖」，何況有血性之人呢？而且，如所週知，我和兩陳先生毫無淵源，又曾被他們的大將打過好幾次悶棍，我出面來爲他們講良心話，絕非爲私，可以昂得起頭，無所愧疚。因此，我就寫了一篇「對兩陳先生的正確認識」，投廣州中央日報，以爲站在黨的立場，必蒙刊載。但負責人怕惹出大是非，給我退稿。我乃改投大光報。大光報是民營，（社長是陳錫餘先生，現在香港做新聞記者，和我初不很熟。）在廣州報紙的地位，和今日臺北的

聯合報相似，其銷數第一，承陳社長在卅七年五月十六日星期論文欄上發表，並且在文前加上按語，可見當日陳社長刊登這篇文章，是經過一番政治上的考慮，不是朋友情面的應酬。

拙作登出後，果然哄動一時。口頭批評我的人很多（包括我的長官及朋友們）以文字批評我的却只有徐國嶼先生，在一個新型的眞善美雜誌發表。我因此，又寫「再論對兩陳先生的正確認識」也蒙大光報在卅七年六月廿七的星期論文欄上登出。奇怪的是以後便沒有再反駁我的文章。過幾個星期，眞善美的同人給我傳話：「不是你的理論說服了我們，是我們不願浪費筆墨。瞧事實罷，你的文章是白寫的，他們一定爲時代的潮流所淹沒的，你不覺悟，也逃不過淹沒。」我不禁黯然。

作者簡介：李樸生先生廣州市人，現任中央評議委員，國防研究院講師。

## 一道天下第一菜

這時期，兩陳先生都在南京，知道不知道廣州有這一場筆墨官司，我不知道。八九月間，我因廣州市政府事回南京，廣華僑招待所，一天，接到果夫先生請晚餐的帖子。

我識果夫先生的大名有二十多年，（十五年，我任廣東省黨部書記長，吳荷澹先生做農民部長，曾養甫先生做青年部長。）抗戰發生，我在重慶中央海外部做處長，有汪派的嫌疑，而蕭吉珊先生、沈靈修先生都是我的頂頭上司，在委員長侍從室第三組的人事記錄上料有不少不良記載。果夫先生是三組主任，憑紀錄上的資料，對我的印象不會好。他常請華僑餐敘，從來不請我作陪，更沒有請我做客人。所以我接到請帖後，思量去好，不去好。偶然請教吳鐵老。鐵老大笑起來說「看你平日心粗膽大，橫衝直撞，現在却顧頰起來。果夫先生這一次請你，不是普通的應酬，是團結的表示，怎麼可以不去。」

那晚餐敘，客人只有一桌，談天說地，表面很愉快，但對此時局，主客心情都不免沉重。只記得有一道菜，果夫先生讚其色、香、味俱佳的蝦仁鍋粿，稱為「天下第一菜！」

## 廣州之極度混亂

九月底，我回廣州。這時期，局面更壞。陳布雷先生感於「瓶之罄兮，惟壘之恥！」做了古代有氣骨的讀書人以一死報知遇的「傻事。」但廣州以「兩廣團結」為號召的離心情勢更表面化。首先是香港星島日報等載美聯社電有人對該社

記者說，他要打封建，打共黨，打獨裁。該社記者特問，蔣先生是不是獨裁？他答是。這一段新聞，把我們嚇得一大跳。鐵老自溪口打電話問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們希望美聯社更正。因為當時美國國務院的態度，美聯社的消息可能是造謠，但美聯社拒絕更正。其次，廣州市政府的警察局長黎鐵漢先生被內政部直接下令「另候任用。」黎先生是原任侍從室警衛組組長，奉調來廣州服務的，工作原甚努力。無端被撤職，可見項莊舞劍之意。隨着就是號稱「大天二」的人物，（大天二是廣東人對三山五岳人物的稱呼）被認為抗共的好漢，容許公然開賭，各報館（如國華報、勞工報等十多家報館）的辦事處，白天空閒，也被利用來開賭博，門前垂着「內進發財」或「內進銀牌」的白布簾子。這種怪現象，比民國七八年楊劉時代（廣東在楊希閔、劉震寰時期大開賭博）更為下流。許多現在臺灣，曾任廣州的有名人士都親眼看到。而賭館之兇險，警察稍加干涉，常被開鎗打死。治安長官及民意代表也只有一隻眼開，一隻眼閉，盡量忍耐。准市長歐陽駒先生以職責所在，認為賭禁不可開。我又優氣發作，寫文章，發表談話，呼籲大家主張禁賭，以免在此大敵當前，攪到社會腐化，人心麻痺，昏天黑地，易為共匪所乘。而朱暉日先生（他繼黎鐵漢先生之後任警察局長，人甚廉潔、勇敢，是張發奎部隊中名將。現在臺北，可惜患病數年，纏綿牀席。）因警察執行職務，迭被殺傷，忍無可忍，決心不顧情面，全力掃蕩。賭博既禁，市政府得罪了不少政治黃牛，我也被大天二視作眼中釘。在吵吵鬧鬧的內訌中，共匪已打到廣東邊境，

而歐陽駒先生在十月五日被迫辭職，我也急忙辭職。由於大天二們有消息要「泡製我，」（現在臺北，僑委會顧問郭經綸先生也曾將此消息警告我）我向吳鐵老報告，鐵老說：「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講不清。」我即決定「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。」（那晚和我一同離開鐵老寓所的，現在臺有李大超先生）於十月七日交代後，偷偷地單獨溜到廣九車站，買黃牛票赴香港。在車上，想起最近兩位長官辭職赴港情形之不同，心理無限感慨。

宋子文先生在廣東省主席任內，籌款成立兩個師的兵，以充實廣東的防衛力量。當金圓券大風潮之際，維持廣東物價，免於搶購之禍，功勞甚大。（執行政策的是廣州市社會局局長朱瑞元先生，却被攻擊得焦頭爛額）他辭職赴港時，我們去送機，他面容嚴肅，西裝上佩掛勳章，與我們一一握手，昂頭大踏步上機。這和他平日的派頭不同，特別是他這時佩上政府頒發的勳章，使人見到不禁有漢家威儀的敬意。

另一位長官歐陽駒先生，在市長任內，整頓稅收，改進公用事業，在金圓券大風潮之後，有三百多萬現款（港幣二百萬，大洋硬幣一百多萬，其正確數字，報紙有刊登，現記不清了）交代（全國地方首長在這時期的交代如歐陽先生者屈指無幾人）。但悄然上了省港夜輪赴港時，（我們都沒有送）竟被軍隊上船要他下船，幾被扣留，幸得余漢謀先生以綏靖主任身份力保，始免做公冶長。

## 幸未對 總理發假誓

在香港過了冷淡、黯傷的雙十節，（港全埠掛中華民國國旗慶祝者，不過工商日報、香港時報三數家）覺得自己身爲中國國民黨員，也曾慷慨以身許國（卅七、卅八年我曾出版國事諍言和垂涕而道兩本小冊子）經在廣州服務四年，耗了不少民脂民膏，到了今日廣州危急，大家到中山堂對總理遺像宣誓保衛廣州，決心戰至最後一人，（誓詞曾見香港報載）何等悲壯！而我竟不獲參加，無異逃兵，非常可恥！

但到了十月十四日報載共匪無抵抗的入廣州，守軍早已安然轉進南路。我當然瞭解解兵不厭詐，虛者實之的手法。不過煙幕掩護之詐術頗多，何必對生前極重視宣誓的總理開這麼大的一個玩笑！我們獲得辭職先逃港，免被導演去做欺天騙神的演員，也可減少絲絲的神明內疚！正所謂塞翁失馬，在人格上竟得到補償。

### 臺灣的復興

卅九年四月，我從香港奉命來臺北。這時總統已復行視事，意志集中，氣象一新，以前的牛鬼蛇神，有的改邪歸正，有的逃走離去，我和兩陳先生同在臺北，近在咫尺，因工作忙，未往拜候。及果夫先生歸道山，我參加盛大祭悼。他的墓和吳鐵老的墓相鄰，我祭鐵老墓時輒到果夫先生墓前憑吊。這兩位革命前輩，風格不同，而對黨國對總裁的忠誠，對反共的堅決，對青年的提携，則是一樣。四十三年，我經紐約，梅友卓先生請在美中央委員相敘，立夫先生遠道來，想不到在國內相識二三十年，乃在國外數千里同席。五十五年立夫先生回國，出版四書通貫，多

次演講中國文化問題，我是一名忠實的聽衆。他講詞的幽默，姿勢的生動，給聽衆的印象很深。後來他因演講太多，聲音沙啞，並影響心臟，入榮民總醫院療治，我曾專誠致候。

###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

國家在國際情勢安定時，執政有軍警的力量可以指揮如意，人民服服貼貼，政治黃牛無所施其挑撥、離間、破壞的陰謀。到了國際風雲變化，如非內政確是清明，民心真是親附，奸匪即可乘機煽動，而成瓦解之勢。回憶卅八年的廣州情

景，不是共匪的力量打垮我們，而是派系鬭爭自己打垮了自己。結果是覆巢之下無完卵，唯有跑來臺灣同聲一哭。

誰料國際風雲不會變化！我們不可陶醉於小成，慎於前車之覆，血的教訓，應使我們有精誠團結的徹底覺悟，應使全國同胞，勿爲姑息份子，紛歧份子的巧語讒言所惑。我因子衡先生之憶起往事，不覺觸動我一段翻炒冷飯的舊愁。我現尚有當年拙作的剪報，如中外雜誌不嫌篇幅長，又不嫌有不愉快的暴露性，刊登出來，亦可作爲研究組織戰，心理戰的參考史料。

## 敬悼趙龍文先生

編者

趙龍文先生，浙江義烏人，曾任軍政警要職，皆有建樹，三十八年秋出任西安綏靖公署隴南分署主任，阻擊匪軍東侵，掩護國軍向西轉移，並飛往西昌（古稱邛都）贊助胡宗南將軍在大陸最後據點與共匪搏鬥，貢獻至多。來臺先後任海軍總部政治部中將主任及中央警官學校校長，學問道德，世所共欽。前年因病退休後，專門從事著述，曾爲中外雜誌撰稿多篇，最近復以「中外古今談」爲題，正擬撰寫一百篇在中外雜誌連載，借第一篇方在中外三卷五期刊出，趙先生竟不幸於五月十五日因心臟病逝世榮民醫院，而第一篇亦成爲最後的一篇，於公於私均屬不可彌補的損失。中外雜誌編輯委員李寰，發行人王成聖等聞耗親往悼唁，茲錄誌王發行人成聖所撰輓聯謹向趙先生致無限懷念。

邛都話雨，蓬島論心，高義夙欽遲，儒雅風流當代傑。  
樞府紀勳，杏壇重道，宏文常惠賜，古今中外一家言。